# 雨伞·包袱·我

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——苏东坡

科学家研究大脑几百年，仍处于“臭皮囊”阶段，仍无法回答“我是什么？”

还记得小时候听过的一个笑话：傻和尚出门去云游，师父不放心，教他不停地念门诀：“雨伞、包袱、我”，以免丢失了。傻和尚打着雨伞，背着包袱，念着口诀，冒雨出发了。走着念着、念着走着，冷不防摔了一跤。爬起来发现手中雨伞还在，摸一摸背上包袱也在，就是不见了我。于是放声大哭：“我没了！我没了！”一位好心的路人问清情由后，指着他光头说：“这不就是吗？”傻和尚摸摸光头，破涕为笑：“找到我了！找到我了！”当时我感到很好笑，傻和尚竟傻到不知道“我是什么？”

现在回想起来，感觉与小时候的就很不一样：说来惭愧！我们其实并不比傻和尚聪明。“我是什么？”这个问题貌似简单，好像准都能回答出来。其实不然，这个问题非常复杂，具有多层次的丰富而又深刻的内涵，是现代科学所面临的最基本的难题之一。科学家如能在21世纪中找出完全的答案，就值得大大庆贺了。不信吗？让我试着回答看看。

最简单的回答是：“我是沈致远。”这是我的名字。但它只是代表我的一个符号，并不代表实体。

要实体吗？好吧！“我是组成我身体的原子和分子之总和？”这个“唯物主义”的问答似乎有道理，却经不起推敲。由了新陈代谢，人体中原有的原子、分子不断被新的所取代。在一年内，人体中70%以上的原子、分子都换新了。按照这个说法，岂不是我已非我了吗？所以原子、分子虽然代表“我”的物质实体，却并不代表“我”的本质。再回到那傻和尚，他摸到的光头并不真正代表他的“我”；这与他信奉的佛教教义也不符，佛说讲究心灵解脱，躯体只是“臭皮囊”。

实体不行，结构如何？“我是我的遗传基因所代表的身体结构。”这个回答比上面那个进了一步，在人体的新陈代谢过程中，物质流变而结构常存。由双亲传来的遗传基因确实代表个体所具有的生理特征，这似乎可以代表“我”。但仔细想想仍有问题：由单个受精卵分裂所形成的同卵双胞胎具有完全相同遗传基因，但是他们的心灵并不相同，总不能说孪生兄弟两人共同拥有同一个“我”吧？所以遗传基因虽然决定了“我”的生理结构，却并不能代表“我”的心灵。这里附带提一下：自从英国的“多利”羊诞生以来，人们对“克隆”技术议论纷纷。最担心的是有朝一日造出克隆人来，“这不就复制出另一个‘我’来了吗？那还了得！”其实这是误解。克隆人与其母体虽然具有完全相同的遗传基因，但这和同卵双胞胎的孪生兄弟并无原则的区别，克隆人并非复制出来的另一个“我”。

那么“我”到底是什么呢？不妨从小看起。婴儿刚诞生时除了与生俱来的本能以外，大脑中还没有“我”这个概念。随着婴儿的成长，与外界的接触的增多，“我”这个概念逐渐建立起来：婴儿不如意时会哭，高兴时会笑，这说明已有了模糊的主观意识；牙牙学语后开始与别人交流，已知道你我有别；慢慢地会和弟妹争夺玩具，懂得趋利避害以保护自己，这说明已知道为“我”打算；再长大些就有了爱憎之别，会向母亲撒娇以表达自己的欲求，这就是七情六欲之萌芽；喜欢唱歌、跳舞、画画，懂得对镜弄姿，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，这就逐渐培养出欣赏美的能力，欣赏不能没有主体，这个主体就是“我”；如此等等。朦胧中代表“我”的“自我意识”逐步形成，而且随着知识增长和大脑发育越来越完备。自我意识代表一个人的心灵，决定了我之所以为我。每个人的自我意识都是独一无二的，世界上决没有两个人具有相同的自我意识。

至此，我们已经看到“我”具有不同层次的内涵：名字是符号的“我”；原子、分子是物质的“我”；遗传基因是生理的“我”；而自我意识则是心灵的“我”，它最能代表“我”的本质。以上各层次的顺序是由浅入深的，在所有这些层次之上，还有一个社会的“我”，作为社会之一分子，“我”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一个结点，而且社会的“我”与心灵的“我”又是密切相联的。这已经够复杂了吧？但还没有深入到更复杂的核心问题呢！

“自我意识的机制是什么？”这是现代科学所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。自我意识属于认知、思维、智慧等心灵的范畴，有一门新兴的“认知科学”专门研究这类问题。自我意识存在于大脑中，大脑有许多不同的功能：大脑能记忆，但磁带与光盘也有记忆功能；大脑能通过五官感知，但图像识别器也能通过摄像机感知；大脑能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反应，但具有反馈的自动机也能作出类似的反应；大脑会进行计算及逻辑推理，但电子计算机的计算逻辑功能比大脑的更准更快，它虽然号称电脑却并没有自我意识。可见自我意识不可能用大脑中之单个或部分功能来解释，而是与其整体的系统功能有关。对自我意识机制的研究只是刚开始，目前科学家甚至对研究的方向也有不同的意见：英国著名数学家彭罗斯认为自我意识是人类大脑所特有的，其机制应在亚原子微观世界中尚未发现的规律中去找。彭罗斯此说倾向于物质的硬件——虽然他是数学家。美国的著名物理学家盖尔曼则认为大脑是以一个极为复杂的大系统，自我意识之机制应该从系统的组织结构规律中去找。盖尔曼此说倾向于系统的软件一一一虽然他是物理学家。反正硬件也好，软件也好，软件硬件兼而有之也好，自我意识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。“我是什么？”这个问题至今仍无确切的答案，所以我们还不够资格取笑傻和尚。

自我意识的研究不仅有深刻的科学意义，而且有重要的实际应用。如果有朝一日自我意识之谜真的揭开了，那一定会极大地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，造出媲美于大脑的名副其实的电脑来。此外，自我意识奥秘的揭示，还将有助于解答美学中与主观性有关的一些难题，以及哲学中“心与物”的关系问题，艺术、人文等也将因此而受益。

搁笔伏案，朦胧中自己仿佛变成了那傻和尚，在斜风细雨中孑孑独行，念念有词。不知还要走多远，再摔多少跟斗？才能悟出“我是什么？”